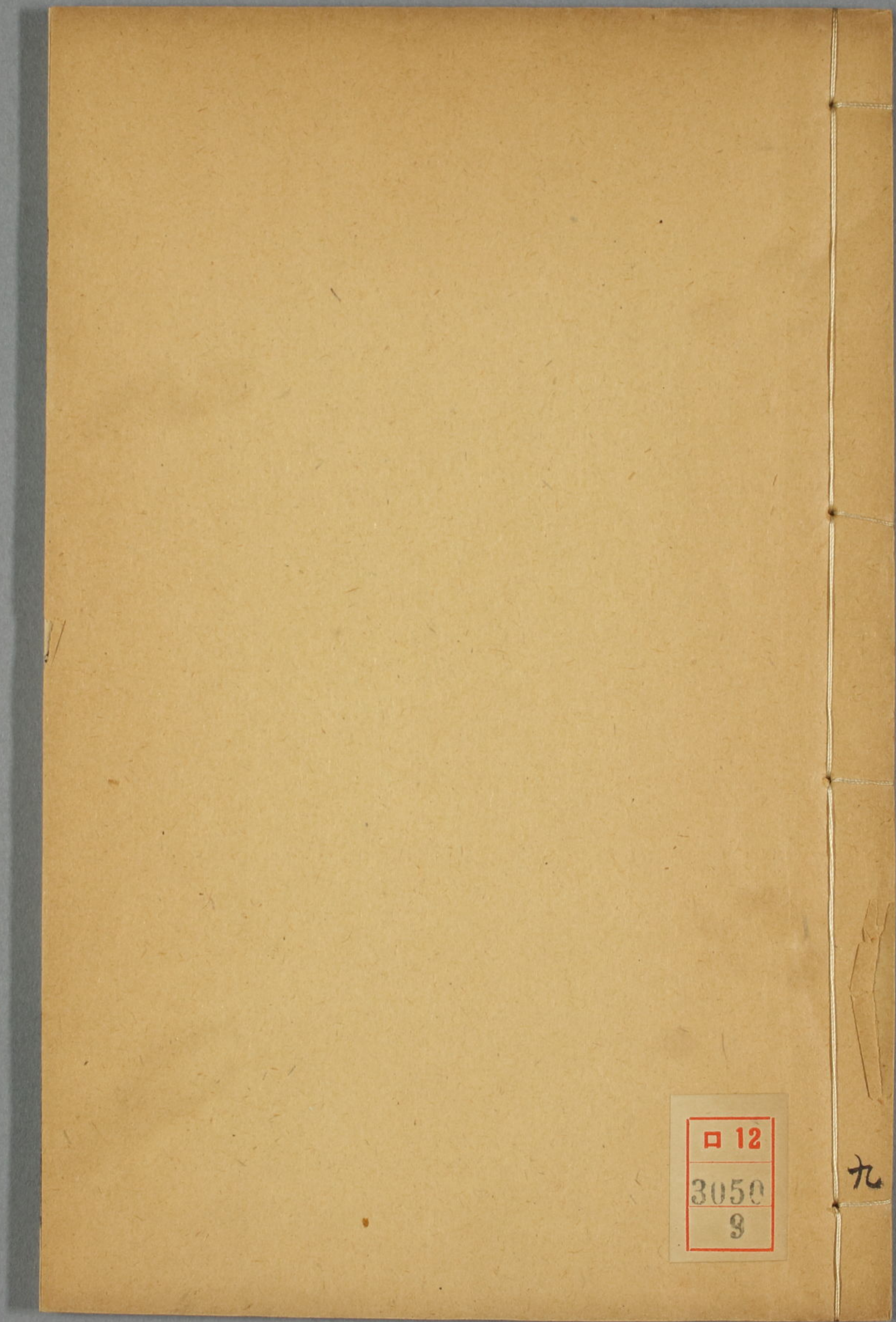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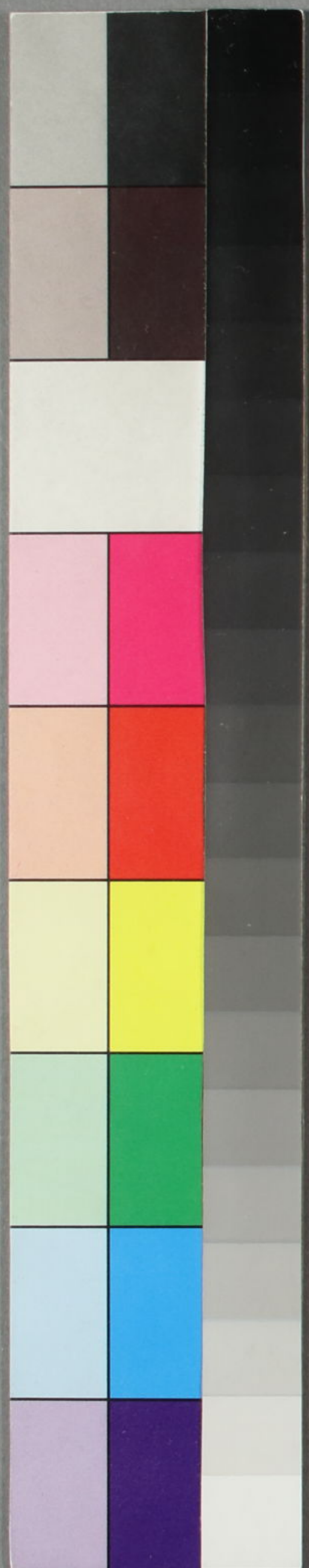




□ 12
3050
9

九





左傳事緯目錄

卷九

叔孫豎牛之亂

衛靈之立

齊陳氏之大

晉滅肥鼓

陸渾附

宋華向之亂

王子朝之亂

季孫意如逐君

晉祁氏羊舌氏之亡

王平師之厲

宋華向之厲

晉趙盾趙盾

齊則刃之大

衛靈公之立

齊將盟牛之厲

谷火

王平師之厲

左傳事緯卷九

濟南馬驕宛斯編論

吳縣潘霽偉如校訂

〇〇〇叔孫豎牛之亂

襄二十四年齊人城郊。穆叔如周聘。且賀城。王嘉其有禮也。賜

之大路。昭四年初穆子去叔孫氏及庚宗。遇婦人。使私為

食而宿焉。問其行。告之故。哭而送之。適齊。娶於國氏。生孟

丙。仲壬。夢天壓已弗勝。顧而見人。黑而上僂。深目而顴。喙

號之曰牛。助余乃勝之。旦而皆召其徒。無之。且曰志之。及



宣伯奔齊。饋之。宣伯曰：魯以先子之故，將存吾宗，必召女。召女何如？對曰：願之久矣。魯人召之，不告而歸。既立，所宿庚宗之婦人獻以雉，問其姓。對曰：余子長矣，能奉雉而從我矣。召而見之，則所夢也。未問其名，號之曰牛。牛曰：唯皆召其徒使視之，遂使爲豎。有寵，長使爲政。公孫明知叔孫於齊歸，未逆國姜，子明取之，故怒其子。長而後使逆之，田於丘薊，遂遇疾焉。豎牛欲亂其室而有之，強與孟盟，不可。叔孫爲孟鐘，曰：爾未際，饗大夫以落之。既具，使豎牛請曰：入弗謁，出命之日。及賓至，聞鐘聲，牛曰：孟有北婦人之客，怒

將往，牛止之。賓出，使拘而殺諸外。牛又強與仲盟，不可。仲與公御萊書觀於公，公與之環，使牛入示之，入不示，出命佩之。牛謂叔孫見仲而何？叔孫曰：何爲？曰：不見。旣自見矣，公與之環而佩之矣。遂逐之，奔齊。疾急，命召仲。牛許而不召。杜洩見，告之饑渴，授之戈。對曰：求之而至，又何去焉？豎牛曰：夫子疾病，不欲見人，使寘饋于个而退。牛弗進，則置虛命。徹十二月癸丑，叔孫不食。乙卯卒。牛立昭子而相之。公使杜洩葬叔孫。豎牛賂叔仲昭子與南遺，使惡杜洩於季孫而去之。杜洩將以路葬，且盡卿禮。南遺謂季孫曰：叔

孫未乘路。葬焉用之。且冢卿無路。介卿以葬。不亦左乎。季孫曰。然。使杜洩舍路。不可。曰。夫子受命於朝。而聘于王。王思舊勳。而賜之路。復命而致之君。君不敢逆王命。而復賜之。使三官書之。吾子爲司徒。實書名。夫子爲司馬。與工正書服。孟孫爲司空。以書勳。今死而弗以。是棄君命也。書在公府。而弗以。是廢三官也。若命服。生弗敢服。死又不以。將焉用之。乃使以葬。季孫謀去中軍。豎牛曰。夫子固欲去之。五年春。王正月。舍中軍。卑公室也。毀中軍于施氏。成諸臧氏。初作中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季氏盡征之。叔孫

氏其子弟。孟氏取其半焉。及其舍之也。四分公室。季氏擇二。二子各一。皆盡征之。而貢于公。以書使杜洩告於殯曰。子固欲毀中軍。旣毀之矣。故告。杜洩曰。夫子唯不欲毀也。故盟諸僖闕。詛諸五父之衢。受其書而投之。帥士而哭之。叔仲子謂季孫曰。帶受命於子叔孫曰。葬。鮮者。自西門。季孫命杜洩。杜洩曰。卿喪自朝。魯禮也。吾子爲國政。未改禮。而又遷之。羣臣懼死。不敢自也。旣葬而行。仲至自齊。季孫欲立之。南遺曰。叔孫氏厚。則季氏薄。彼實家亂。子勿與知。不亦可乎。南遺使國人助豎牛。以攻諸大庫之庭。司宮

射之中目而死。豎牛取東鄙三十邑以與南遺昭子。卽位朝其家。眾曰。豎牛禍叔孫氏。使亂大從。殺適立庶。又披其色。將以赦罪。罪莫大焉。必速殺之。豎牛懼。奔齊。孟仲之子殺諸塞關之外。投其首于寧風之棘。上仲尼曰。叔孫昭子之不勞。不可能也。周任有言曰。爲政者不賞私勞。不罰私怨。詩云。有覺德行。四國順之。初。穆子之生也。莊叔以周易筮之。遇明夷三三之謙。三三以示卜。楚丘曰。是將行而歸爲子祀。以讒人入。其名曰牛。卒以餒死。明夷。日也。日之數十。故有十時。亦當十位。自王已下。其二爲公。其三爲卿。日

上其中。食日爲二。旦日爲三。明夷之謙。明而未融。其當旦乎。故曰。爲子祀。日之謙當鳥。故曰。明夷于飛。明而未融。故曰。垂其翼。象日之動。故曰。君子于行。當三在旦。故曰。三。日不食。離火也。艮山也。離爲火。火焚山。山敗于人。爲言。敗言爲讒。故曰。有攸往。主人有言。言必讒也。純離爲牛。世亂讒勝。勝將適離。故曰。其名曰牛。謙不足。飛不翔。垂不峻。翼不廣。故曰。其爲子後乎。吾子亞卿也。抑少不終。

叔孫氏一治一亂。自莊叔敗狄立功。而僑如宣淫。穆叔能賢。克世其家。而豎牛作難。叔牙之後。不幾傳而大亂。

有二焉。其不殄厥世者倖耳。方穆叔之爲亞卿也。詛三軍於國。而公室以彊。相襄公於楚。任苦難於晉。而國君不辱。跡其行事。亦三桓氏之僅見者也。季宿雖專。猶知所忌。迨穆叔甫卒。而輒毀中軍。然則穆叔生而存。中軍終不得而舍。若是乎穆叔之有力於國矣。昔也三軍作而公室無政。今也中軍舍而公室無民。君而無民。不可謂君。季孫久蓄其志。而至是始發者。憚穆叔之不從也。天未贊魯。豎牛發難。叔氏薄則季氏厚。因亂桀黠。變易軍制。而南遺之流。復助逆以滋禍。無非欲構彼叔氏而

總其權耳。昭子賢而未定其位。亦莫如之何也。夫豎牛深目鵠喙。殆亦鬪椒羊石之流。梟獍反噬。似可豫卜。而穆叔號稱賢者。卒隤庚宗之寵。幾至覆亡之禍。豈其謀國則臧。謀家則昧乎。抑亦著告其凶。夢兆其符。禍亂之來。固非賢者所能弭也。

○○衛靈之立

昭七年 衛襄公夫人姜氏無子。嬖人嬖始生孟縶。孔成子夢康叔謂已立元。余使羈之孫圉。與使苟相之。史朝亦夢康叔謂已余將命而子苟。與孔烝鉏之曾孫圉相元。史朝見

成子告之夢。夢協。晉韓宣子爲政。聘于諸侯之歲。嫫始生子。名之曰元。孟繫之足不良。弱行。孔成子以周易筮之。曰元尚享衛國。主其社稷。遇屯。三三又曰。余尚立繫。尚克嘉之。遇屯。三三之比。三三以示史朝。史朝曰。元亨。又何疑焉。成子曰。非長之謂乎。對曰。康叔名之。可謂長矣。孟非人也。將不列於宗。不可謂長。且其繇曰。利見侯。嗣吉。何建。建非嗣也。二卦皆云。子其建之。康叔命之。二卦告之。筮襲於夢。武王所用也。弗從何爲。弱足者居。侯主社稷。臨祭祀。奉民人。事鬼神。從會朝。又焉得居。各以所利。不亦可乎。故孔成

子立靈公。十二月癸亥葬衛襄公。

年二十

衛公孟繫狎齊

豹。奪之司寇與鄆有役。則反之。無則取之。公孟惡北宮喜。褚師圃欲去之。公子朝通于襄夫人宣姜。懼而欲以作亂。故齊豹。北宮喜。褚師圃。公子朝。作亂。初齊豹見宗魯於公孟。爲驂乘焉。將作亂而謂之曰。公孟之不善。子所知也。勿與乘。吾將殺之。對曰。吾由子事公孟。子假吾名焉。故不吾遠也。雖其不善。吾亦知之。抑以利故。不能去。是吾過也。今聞難而逃。是僭子也。子行事乎。吾將死之。以周事子。而歸死於公孟。其可也。丙辰。衛侯在平壽。公孟有事於蓋。獲之。

門外。齊子氏帷於門外。而伏甲焉。使祝竈寘戈於車薪以當門。使一乘從公孟以出。使華齊御公孟。宗魯驂乘。及閭中。齊氏用戈擊公孟。宗魯以背蔽之。斷肱。以中公孟之肩。皆殺之。公聞亂。乘驅自閭門入。慶比御公。公南楚驂乘。使華寅乘貳車。及公宮。鴻驪魑駟乘于公。公載寶以出。褚師子申遇公于馬路之衢。遂從過齊氏。使華寅肉袒執蓋。以當其闕。齊氏射公。中南楚之背。公遂出。寅閉郭門。踰而從公。公如死。鳥析朱鉏宵從。實出。徒行從公。齊侯使公孫青聘于衛。既出。聞衛亂。使請所聘。公曰。猶在竟內。則衛君也。

乃將事焉。遂從諸死鳥。請將事。辭曰。亡人不佞。失守社稷。越在草莽。吾子無所辱君命。賓曰。寡君命下臣於朝曰。阿下執事。臣不敢貳。主人曰。君若惠顧先君之好。照臨敝邑。鎮撫其社稷。則有宗祧在。乃止。衛侯固請見之。不獲命。以其良馬見。爲未致使故也。衛侯以爲乘馬。賓將振。主人辭曰。亡人之憂。不可以及吾子。草莽之中。不足以辱從者。敢辭。賓曰。寡君之下臣。君之牧圉也。若不獲扞外役。是不有寡君也。臣懼不免於戾。請以除死。親執鐸。終夕與於燎。齊氏之宰渠子。召北宮子。北宮氏之宰不與聞。謀殺渠子。遂

伐齊氏滅之。丁巳晦，公入。與北宮喜盟于彭水之上。秋七月，戊午朔，遂盟國人。八月辛亥，公子朝褚師圃子玉、霄子高魴出奔晉。閏月戊辰，殺宣姜。衛侯賜北宮喜諡曰貞子。賜析朱鉏諡曰成子。而以齊氏之墓予之。衛侯告寧于齊。且言子石。齊侯將飲酒，徧賜大夫曰：「二三子之教也。」苑何忌辭曰：「與於青之賞，必及於其罰。」在康誥曰：「父子兄弟，罪不相及。」況在羣臣？臣敢貪君賜以干先王。琴張聞宋魯死，將往弔之。仲尼曰：「齊豹之盜，而孟縶之賊女，何弔焉？」君子不食姦，不受亂，不爲利疚於回，不以回待人。不蓋不義，不

犯非禮。

靈公生於魯昭公之二年。至是僅六歲耳。襄公無祿，長子惡疾，元也以羣臣之推，齟齬嗣位。此亦衛國危疑之秋也。夫孟縶弱行，弗列于宗。孔成史朝之流，旣以宗社之故，黜長而立少矣。夢協於筮，義當擁立。雖然，善事伯兄，措以安全，靈公事也。乃衛之君臣，知廢孟而不知所以處孟，知奉元而不知所以成元。盜賊忽發，公幾罹禍。則衛無政矣。齊豹之徒，比而爲亂。宗魯在側，知而不聞。紛然而與縶爲難者，布在朝端，近在驂乘，比比是也。卽

孟縶不悟。衛之君臣。曾無知者乎。禍亂既興。靈公委社稷而逃亡。載寶僅出。幸而獲免。乃宣姜被殺。而子朝實奔北宮。反正。遂獲美賜。是衛國之亂。盜自起之。盜自止之也。宣姜。公嫡母也。南子。公夫人也。國母而通于公子。元妃而淫于宋朝。婦姑鵲。禮義消亡。然則靈公之於人。倫忘之久矣。雖有母兄。豈能獨愛。且昔者襄公卽世。大國歸田。必將謂嗣君之能賢焉。胡俎豆不知。而軍旅是問。靈之無道。實所共知。有安在其爲元亨也。

齊陳氏之大

莊公二十二年春。陳人殺其太子禦寇。陳公子完與顓孫奔齊。顓孫自齊來奔。齊侯使敬仲爲卿。辭曰。羈旅之臣。幸若獲宥。及於寬政。赦其不閑於教訓。而免於罪戾。弛於負擔。君之惠也。所獲多矣。敢辱高位。以速官謗。請以死告。詩云。翹翹車乘。招我以弓。豈不欲往。畏我友朋。使爲工正。飲桓公酒。樂公曰。以火繼之。辭曰。臣卜其晝。未卜其夜。不敢。君子曰。酒以成禮。不繼以淫。義也。以君成禮。弗納於淫。仁也。初。懿氏卜妻敬仲。其妻占之曰。吉。是謂鳳皇。于飛。和鳴。鏘鏘。有嬌之後。將育于姜。五世其昌。並于正卿。八世之後。莫

之與京。陳厲公蔡出也。故蔡人殺五父而立之。生敬仲。其少也。周史有以周易見陳侯者。陳侯使筮之。遇觀三三之否。三三曰。是謂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此其代陳有國乎。不在此。其在異國。非此。其身在其子孫。光遠而自他有耀者也。坤土也。巽風也。乾天也。風爲天於土上。山也有山之材。而照之以天光。於是乎居土上。故曰。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庭實旅百。奉之以玉帛。天地之美具焉。故曰。利用賓于王。猶有觀焉。故曰。其在後乎。風行而著於土。故曰。其在異國乎。若在異國。必姜姓也。姜大嶽之後也。山嶽則配天。

物莫能兩大。陳衰此其昌乎。及陳之初亡也。陳桓子始大。

於齊。其後亡也。成子得政。

襄二十九年

齊高子容與宋司徒

見知伯。女齊相禮。賓出。

司馬侯言於知伯曰。二子皆將不

免。子容專。司徒侈。皆亡家之主也。知伯曰。何如。對曰。專則

速。及侈。將以其力斃。專則人實斃之。將及矣。秋九月。齊公

孫薑公孫竈放其大夫高止於北燕。乙未。出。書曰。出奔罪。

高止也。高止好以事自爲功。且專。故難及之。爲高氏之難。

故高豎以廬叛。十月。庚寅。閭丘嬰帥師圍廬。高豎曰。苟使

高氏有後。請致邑。齊人立敬仲之曾孫鄰。良敬仲也。十一

月乙卯高豎致廬而出奔晉晉人城縣而寘旃

三十齊
一年

子尾害閭丘嬰欲殺之使帥師以伐陽州我問師故夏五

月子尾殺閭丘嬰以說于我師工倭灑渚竈孔虺賈寅出

奔莒出羣公子

昭三

齊公孫竈卒司馬竈見晏子曰又

喪子雅矣晏子曰惜也子旗不免殆哉姜族弱矣而嬀將

始昌二惠競爽猶可又弱一个焉姜其危哉

八月七月甲

戌齊子尾卒子旗欲治其室丁丑殺梁嬰八月庚戌逐子

成子工子車皆來奔而立子良氏之宰其臣曰孺子長矣

而相吾室欲兼我也授甲將攻之陳桓子善於子尾亦授

甲將助之或告子旗子旗不信則數人告將往又數人告

於道遂如陳氏桓子將出矣聞之而還游服而逆之請命

對曰聞彊氏授甲將攻子子聞諸曰弗聞子盍亦授甲無

宇請從子旗曰子胡然彼孺子也吾誨之猶懼其不濟吾

又寵秩之其君先人何子盍謂之周書曰惠不惠茂不茂

康叔所以服弘大也桓子稽顙曰頃靈福子吾猶有望遂

和之如初

十

齊惠樂高氏皆耆酒信內多怨彊於陳鮑

氏而惡之夏有告陳桓子曰子旗子良將攻陳鮑亦告鮑

氏桓子授甲而如鮑氏遭子良醉而騁遂見文子則亦授

甲矣。使視二子。則皆將飲酒。桓子曰。彼雖不信。聞我授甲。則必逐我。及其飲酒也。先伐諸陳。鮑方睦。遂伐欒高氏。子良曰。先得公。陳鮑焉往。遂伐虎門。晏平仲端委立于虎門之外。四族召之。無所往。其徒曰。助陳鮑乎。曰。何善焉。助欒高乎。曰。庸愈乎。然則歸乎。曰。君伐焉。歸。公召之而後入。公使王黑以靈姑鉅率吉。請斷三尺焉。而用之。五月庚辰。戰于稷。欒高敗。又敗諸莊。國人追之。又敗諸鹿門。欒施高彊來奔。陳鮑分其室。晏子謂桓子。必致諸公。讓德之主也。讓之謂懿德。凡有血氣。皆有爭心。故利不可強。思義爲愈。

義利之本也。蒞利生孽。姑使無蒞乎。可以滋長。桓子盡致諸公。而請老于莒。桓子召子山。私具幄幕器用。從者之衣履。而反棘焉。子商亦如之。而反其邑。子周亦如之。而與之。夫子反子城子。公公孫捷。而皆益其祿。凡公子公孫之無祿者。私分之邑。國之貧約孤寡者。私與之粟。曰。詩云。陳錫載周。能施也。桓公是以霸。公與桓子莒之旁邑。辭。穆孟姬爲之請高唐。陳氏始大。昭子至自晉。大夫皆見高彊。見而退。昭子語諸大夫曰。爲人子。不可不慎也哉。昔慶封亡。子尾多受邑。而稍致諸君。君以爲忠。而甚寵之。將死。疾于公。

宮輦而歸。君親推之。其子不能任。是以在此。忠爲令德。其子弗能任。罪猶及之。難不慎也。喪夫人之力。棄德曠宗。及其身。不亦害乎。詩曰。不自我先。不自我後。其是之謂乎。
二十年齊侯疥。遂疢。期而不瘳。諸侯之賓問疾者多在。梁丘據與裔款言於公曰。吾事鬼神豐於先君有加矣。今君疾病。爲諸侯憂。是祝史之罪也。諸侯不知。其謂我不敬。君盍誅於祝。固史嚚以辭。賓公說。告晏子。晏子曰。日宋之盟。屈建問范會之德於趙武。趙武曰。夫子之家事治。言于晉國。竭情無私。其祝史祭祀陳信。不愧其家事。無猜其祝史。

不祈。建以語康王。康王曰。神人無怨。宜夫子之光輔五君。以爲諸侯主也。公曰。據與款謂寡人能事鬼神。故欲誅於祝史。子稱是語何故。對曰。若有德之君。外內不廢。上下無怨。動無違事。其祝史薦信。無愧心矣。是以鬼神用饗。國受其福。祝史與焉。其所以蕃祉老壽者。爲信君使也。其言忠信於鬼神。其適遇淫君。外內頗邪。上下怨疾。動作辟違。從欲厭私。高臺深池。撞鐘舞女。斬刈民力。輪掠其聚。以成其違。不恤後人。暴虐淫從。肆行非度。無所還忌。不思謗讟。不憚鬼神。神怒民痛。無悛於心。其祝史薦信。是言罪也。其蓋

失數。美是矯誣也。進退無辭。則虛以求媚。是以鬼神不享。其國以禍之。祝史與焉。所以天昏孤疾者。爲暴君使也。其言僭嫚於鬼神。公曰。然則若之何。對曰。不可爲也。山林之木。衡鹿守之。澤之萑蒲。舟鮫守之。藪之薪蒸。虞侯守之。海之鹽蜃。祈望守之。縣鄙之人。入從其政。偪介之關。暴征其私。承嗣大夫。強易其賄。布常無藝。徵斂無度。宮室日更。淫樂不違。內寵之妾。肆奪於市。外寵之臣。僭令於鄙。私欲養求。不給。則應民人苦病。夫婦皆詛。祝有益也。詛亦有損。聊攝以東。姑尤以西。其爲人也多矣。雖其善祝。豈能勝億兆。

人之詛。君若欲誅於祝史。修德而後可。公說。使有司寬政。毀關去禁。薄斂已責。十二月。齊侯田于沛。招虞人以弓。不進。公使執之。辭曰。昔我先君之田也。旃以招大夫。弓以招士。皮冠以招虞人。臣不見皮冠。故不敢進。乃舍之。仲尼曰。守道不如守官。君子韙之。齊侯至自田。晏子侍於遄臺。子猶馳而造焉。公曰。唯據與我和夫。晏子對曰。據亦同也。焉得爲和。公曰。和與同異乎。對曰。異。和如羹焉。水火醯醢鹽梅以烹魚肉。燀之以薪。宰夫和之。齊之以味。濟其不及。以洩其過。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然。君所謂可而有否。

焉。臣獻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謂否而有可焉。臣獻其可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不干。民無爭心。故詩曰。亦有和羹。既戒既平。醴醎無言。時靡有爭。先王之濟五味。和五聲也。以平其心。成其政也。聲亦如味。一氣二體三類四物五聲六律七音八風九歌。以相成也。清濁小大長短疾徐哀樂剛柔遲速高下出入周疏以相濟也。君子聽之以平其心。心平德和。故詩曰。德音不瑕。今據不然。君所謂可。據亦曰可。君所謂否。據亦曰否。若以水濟水。誰能食之。若琴瑟之專壹。誰能聽之。同之不可也。如是。飲酒樂。公曰。古而無死。其

樂若何。晏子對曰。古而無死。則古之樂也。君何得焉。昔爽鳩氏始居此地。季荊因之。有逢伯陵因之。蒲姑氏因之。而後大公因之。古若無死。爽鳩氏之樂。非君所願也。二十六年齊有彗星。齊侯使禳之。晏子曰。無益也。祇取誣焉。天道不誣。不貳其命。若之何禳之。且天之有彗也。以除穢也。君無穢德。又何禳焉。若德之穢。禳之何損。詩曰。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君無違德。方國將至。何患於彗。詩曰。我無所監。夏后及商。用亂之故。民卒流亡。若德回亂。民將流亡。祝史之爲。無能補也。公說。

乃止齊侯與晏子坐于路寢。公嘆曰：「美哉室，其誰有此乎？」晏子曰：「敢問何謂也？」公曰：「吾以爲在德。」對曰：「如君之言，其陳氏乎？陳氏雖無大德，而有施於民，豆區釜鍾之數，其取之公也薄，其施之民也厚。公厚斂焉，陳氏厚施焉，民歸之矣。詩曰：『雖無德與女，式歌且舞。』陳氏之施，民歌舞之矣。後世若少惰，陳氏而不亡，則國其國也已。」公曰：「善哉，是可若何？」對曰：「唯禮可以已之。在禮，家施不及國，民不遷，農不移，工賈不變，士不濫，官不滔，大夫不收公利。」公曰：「善哉，我不能矣。吾今而後知禮之可以爲國也。」對曰：「禮之可以爲國，

也久矣。與天地並，君令臣共，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婦聽，禮也。君命而不違，臣共而不貳，父慈而教，子孝而箴，兄愛而友，弟敬而順，夫和而義，妻柔而正，姑慈而從，婦聽而婉，禮之善物也。公曰：「善哉，寡人今而後聞此禮之上也。」對曰：「先王所稟於天地，以爲其民也，是以先王上之。」

昔者田完之奔齊也，是時桓公圖霸，任賢共國，功業方隆，而篡奪之端已伏矣。禍福而可測哉！完厲公之子也。厲公因亂而死，以故完不得立，歷事莊宣二君，而以禦

寇之難奔。齊傳穉孟滑孟微而不顯。迨文子遭莊公之
弑。去齊後歸。於是自晏子而下。能卓然不污於崔慶者。
唯文子耳。慶氏之敗。陳氏有功。桓子爲政。而陳氏漸彊
矣。高國。上大夫也。自靈莊以來。國佐殺矣。高厚殺矣。至
是而高止。又復逐矣。天子之命卿。微且不振。凡以爲田
氏驅除也。吳札來聘。識齊政之有歸。韓起來盟。知欒高
之必敗。二惠之子。弗克保世。而鮑子復黨于陳氏。其與
姜氏爲偶者。誰乎。考之景公當日。所稱齊國之顯君也。
卽曰陳氏得民。而權之所在。似難驟得。然而齊人之無

政久矣。景公繼亂爲君。始而挾于崔慶。繼而制于陳鮑。
而跡其所爲。又皆田獵臺榭之是。尙疾作。則責效於祝
彗。見則乞靈於禳。晏嬰進戒。聽而不行。而陳氏者。方且
驟施於民。要譽於國。遠徵箕伯。虞遂之靈。近用豆區釜
鍾之智。卽齊無事。猶將得志。而況乎其君繁刑其臣。耆
酒也。

○晉滅肥鼓

陸渾附

昭元年。晉中行穆子敗無終。及羣狄于大原。崇卒也。將戰。魏
舒曰。彼徒我車。所遇又阨。以什共車。必克。困諸阨。又克。請

皆卒自我始。乃毀車以爲行。五乘爲三伍。荀吳之嬖人不肯卽卒。斬以徇。爲五陳以相離。兩於前。伍於後。專爲右角。參爲左角。偏爲前拒。以誘之。翟人笑之。未陳而薄之。大敗之。十二年晉荀吳僞會齊師者。假道於鮮虞。遂入昔陽。秋八月壬午。滅肥。以肥子緜皋歸。晉伐鮮虞。因肥之役也。十三年鮮虞人聞晉師之悉起也。而不警邊。且不修備。晉荀吳自著雍。以上軍侵鮮虞。及中人。驅衝競。大獲而歸。十五年晉荀吳帥師伐鮮虞。圍鼓。鼓人或請以城叛。穆子弗許。左右曰。師徒不勤。而可以獲城。何故不爲。穆子曰。吾聞諸

叔向曰。好惡不愆。民知所適。事無不濟。或以吾城叛。吾所甚惡也。人以城來。吾獨何好焉。賞所甚惡。若所好何。若其弗賞。是失信也。何以庇民。力能則進。否則退。量力而行。吾不可以欲城而邇姦。所喪滋多。使鼓人殺叛人而繕守備。圍鼓三月。鼓人或請降。使其民見曰。猶有食色。姑修而城。軍吏曰。獲城而弗取。勤民而頓兵。何以事君。穆子曰。吾以事君也。獲一邑而敎民怠。將焉用邑。邑以賈怠。不如完舊。賈怠無卒。棄舊不祥。鼓人能事其君。我亦能事吾君。率義不爽。好惡不愆。城可獲。而民知義。所有死命。而無二心。不

不戮一人難言

左傳事緯

卷九

六

亦可乎。鼓人告食竭。力盡而後取之。克鼓而反。不戮一人。以鼓子戴韃歸。二十一年公如晉及河。鼓叛晉。晉將伐鮮虞。故辭公。二十二年晉之取鼓也。既獻而反鼓子焉。又叛於鮮虞。六月。荀吳略東陽。使師僞糴者負甲以息于昔陽之門外。遂襲鼓。滅之。以鼓子鳶韃歸。使涉陀守之。僖二十二年初平王之東遷也。辛有適伊川。見被髮而祭於野者。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其禮先亡矣。秋。秦晉遷陸渾之戎于伊川。昭十七年晉侯使屠蒯如周。請有事於雒與三塗。襄弘謂劉子曰。客容猛。非祭也。其伐戎乎。陸渾氏甚睦于

楚。必是故也。君其備之。乃警戎備。九月。丁卯。晉荀吳帥師涉自棘津。使祭史先用師于雒。陸渾人弗知。師從之。庚午。遂滅陸渾。數之。以其貳於楚也。陸渾子奔楚。其眾奔甘鹿。周大獲。宣子夢文公攜荀吳而授之。陸渾故使穆子帥師獻俘于文宮。

春秋之世。與戎狄相終始。齊晉之伯也。先制戎狄而後為盟主。然戎猶散處四方。而狄則獨彊北野。入春秋來。所病者八國。而僖文之際。尤狄人不逞之會也。自晉襄敗狄于箕。而晉國之狄禍稍息。然齊宋魯衛日受狄患。

左傳事緯

卷九

七

史不絕書狄固未嘗深挫也。殆宣公之世，狄勢始分。赤狄、白狄並見於經，而中國之制者不一書矣。赤狄之種則有潞、甲、留吁；白狄之種則有肥、鼓、鮮虞。赤狄盛而晉用白狄，赤狄滅而晉難白狄。狄以晉用而分，分而即滅。漢有兩單于而匈奴亂，唐有兩可汗而矢厥亡，率由此也。白狄見赤狄之滅，知爲晉紿，故同秦伐晉，交剛一敗。狄用惕息而大鹵再戰，狄創益深，毀車爲行，兵不厭詐。攘狄之效，晉若獨操其勝焉。晉之界狄，其來已久，當狄之疆也，長驅至箕，一敗之後，狄去漸遠，而厲平兩勝以

來狄之要害在晉度內，祝駝所謂疆以戎索，籍談所謂戎狄與鄰者至此。其地多晉有矣。昔也滅赤狄而及屠咎，今也敗白狄而及鮮虞，務行斬艾，勿使滋蔓而肥鼓與國先就殄滅，益所以弱鮮虞也。晉之謀狄可謂力哉。然滅鼓之後，四伐鮮虞，有敗無勝，豈一邑之小能亢霸國乎？晉業日衰，權臣擅命，中行趙氏貪以自封，故中山用兵以來，遠人離貳，是以義弗能克也。善哉李琪之論霸也。齊桓縱狄而伯盛，晉人治狄而伯衰，亦有倣于晉之末造，諸夏盡失而師老鮮虞，平昭頃定之業所由日

蹶而不復振也

○○宋華向之亂

襄十
七年宋華閱卒。華臣弱皋比之室。使賊殺其宰華。吳賊六人以鉞殺諸盧門合左師之後。左師懼曰。老父無罪。賊曰。皋比私有討于吳。遂幽其妻曰。界余而大璧。宋公聞之曰。臣也不唯其宗室是暴。大亂宋國之政。必逐之。左師曰。臣也亦卿也。大臣不順國之恥也。不如益之。乃舍之。左師爲已短策。苟過華臣之門。必騁。十一月甲午。國人逐瘐狗。瘐狗入於華臣氏。國人從之。華臣懼。遂奔陳。

二十
六年初宋芮

司徒生女子。赤而毛。棄諸堤下。共姬之妾取以入。名之曰棄。長而美。平公入夕。共姬與之食。公見棄也。而視之尤。姬納諸御。嬖生佐。惡而婉。太子痤美而很。合左師畏而惡之。寺人惠牆伊戾爲太子內師。而無寵。秋。楚客聘於晉。過宋。太子知之。請野享之。公使往。伊戾請從之。公曰。夫不惡女乎。對曰。小人之事君子也。惡之不敢遠。好之不敢近。敬以待命。敢有貳心乎。縱有共其外。莫共其內。臣請往也。遣之。至。則欲用牲。加書徵之。而騁告公曰。太子將爲亂。旣與楚客盟矣。公曰。爲我子。又何求。對曰。欲速。公使視之。則信有。

焉。問諸夫人與左師，則皆曰：「固聞之。」公囚太子。太子曰：「唯佐也能免我。」召而使請曰：「日中不來，吾知死矣。」左師聞之，聒而與之語，過期乃縊而死。佐爲太子公，徐聞其無罪也，乃亨伊戾。左師見夫人之步馬者，問之對曰：「君夫人氏也。」左師曰：「誰爲君夫人？」余胡弗知？圍人歸以告夫人。夫人使饋之錦與馬，先之以玉曰：「君之妾棄使某獻。」左師改命曰：「君夫人而後再拜稽首受之。」昭六年宋寺人柳有寵，太子佐惡之。華合比曰：「我殺之。」柳聞之，乃坎用牲埋書而告公。公曰：「合比將納亡人之族，旣盟于北郭矣。」公使視之，有焉。遂

逐華合比。合比奔衛。于是華亥欲伐右師，乃與寺人柳比從爲之徵。曰：「聞之久矣。」公使代之。見於左師，左師曰：「女夫也必亡。」女喪而宗室於人何有？人亦於女何有？詩曰：「宗子維城，毋俾城壞，毋獨斯畏。」女其畏哉。十年冬十二月，宋平公卒。初，元公惡寺人柳，欲殺之。及喪，柳熾炭于位，將至，則去之。比葬，又有寵。十一年春，王二月，叔弓如宋葬平公也。十二年夏，宋華定來聘，通嗣君也。享之，爲賦蓼蕭。弗知，又不答賦。昭子曰：「必亡。」宴語之不懷，寵光之不宜，令德之不知，同福之不受，將何以在？二十年春，王二月，己丑，日

南至梓慎望氛曰。今茲宋有亂。國幾亡。三年而後弭。蔡有大喪。叔孫昭子曰。然則戴桓也。汰侈無禮已甚。亂所生也。宋元公無信多私。而惡華向。華定。華亥與向寧謀曰。亡愈於死。先諸華亥。僞有疾。以誘羣公子。公子問之。則執之。夏六月丙申。殺公子寅。公子御戎。公子朱。公子固。公孫援。公孫丁。拘向勝。同行於其廩。公如華氏請焉。弗許。遂劫之。癸卯。取大子欒。與母弟辰。公子地。以爲質。公亦取華亥之子無穀。向寧之子羅。華定之子啓。與華氏盟。以爲質。宋華向之亂。公子城。公孫忌。樂舍。司馬彊。向宜。向鄭。楚建。郢甲出。

奔鄭。其徒與華氏戰于鬼閭。敗子城。子城適晉。華亥與其妻必盟而食。所質公子者而後食。公與夫人每日必適華氏。食公子而後歸。華亥患之。欲歸公子。向寧曰。唯不信。故質其子。若又歸之。死無日矣。公請於華費遂。將攻華氏。對曰。臣不敢愛死。無乃求去憂而滋長乎。臣是以懼。敢不聽命。公曰。子死亡有命。余不忍其詢。冬十月。公殺華向之質。而攻之。戊辰。華向奔陳。華登奔吳。向寧欲殺大子。華亥曰。干君而出。又殺其子。其誰納我。且歸之有庸。使少司寇輕以歸。曰。子之齒長矣。不能事人。以三公子爲質。必免。公子

既入華經將自門行。公遽見之。執其手曰：「余知而無罪也。」入復而所。二十一年宋華費遂生華貍。華多僚。華登貍爲少司馬。多僚爲御士。與貍相惡。乃譖諸公曰：「貍將納亡人。亟言之。」公曰：「司馬以吾故亡其良子。死亡有命。吾不可以再亡之。」對曰：「君若愛司馬。則如亡死。如可逃。何遠之有？」公懼。使待人召司馬之侍人宜僚。飲之酒。而使告司馬。司馬歎曰：「必多僚也。吾有讒子。而弗能殺。吾又不死。抑君有命。可若何？」乃與公謀逐華貍。將使田孟諸而遣之。公飲之酒。厚酬之。賜及從者。司馬亦如之。張句尤之。曰：「必有故。使子皮

承宜僚以劔而訊之。宜僚盡以告。張句欲殺多僚。子皮曰：「司馬老矣。登之謂甚。吾又重之。不如亡也。」五月丙申。子皮將見司馬而行。則遇多僚御司馬而朝。張句不勝其怒。遂與子皮曰：「任鄭翩殺多僚。劫司馬以叛。而召亡人。」壬寅。華向入。樂大心豐愆。華經禦諸橫。華氏居廬門。以南里叛。六月庚午。宋城舊鄘。及桑林之門。而守之。冬。十月。華登以吳師救華氏。齊烏枝鳴戌宋。廚人濮曰：「軍志有之。先人有奪人之心。後人有待其衰。盍及其勞且未定也。」伐諸。若入而固。則華氏眾矣。悔無及也。從之。丙寅。齊師宋師敗吳師于

鴻口獲其二帥公子若稚偃州員華登帥其餘以敗宋師。公欲出。廚人濮曰。吾小人可藉死而不能送亡君。請待之。乃徇曰。揚徽者。公徒也。眾從之。公自揚門見之。下而巡之。曰。國亡君死。二三子之恥也。豈專孤之罪也。齊烏枝鳴曰。用少莫如齊。致死齊。致死莫如去。備彼多兵矣。請皆用劒。從之。華氏北。復卽之。廚人濮以裳裹首而荷以走。曰。得華登矣。遂敗華氏于新里。翟僂新居于新里。旣戰。說甲于公。而歸。華姓居于公里。亦如之。十一月癸未。公子城以晉師至。曹翰胡會晉荀吳。齊苑何忌。衛公子朝。救宋。丙戌。與華

氏戰于赭丘。鄭翩願爲鵠。其御願爲鵠。子祿御公子城。莊堇爲右。干欒鄭呂封人華豹張句爲右。相遇城還。華豹曰。城也。城怒而反之。將注豹。則關矣。曰。平公之靈。尙輔相余。豹射出其間。將注。則又關矣。曰。不狎鄙。抽矢。城射之。殪。張句抽矢而下。射之。折股。扶伏而擊之。折軫。又射之。死于欒。請一矢。城曰。余言女於君。對曰。不死伍乘。軍之大刑也。于刑而從子。君焉用之。子速諸。乃射之。殪。大敗華氏。圍諸南里。華亥搏膺而呼。見華魋曰。吾爲樂氏矣。魋曰。子無我廷。不幸而後亡。使華登如楚。乞師。華魋以車十五乘。徒七十

人犯師而出。食於睢上。哭而送之。乃復入。楚薳越帥師將
逆華氏。大宰犯諫曰。諸侯唯宋事其君。今又爭國。釋君而
臣是助。無乃不可乎。王曰。而告我也。後既許之矣。二十二年
楚薳越使告於宋曰。寡君聞君有不令之臣。爲君憂。無寧
以爲宗羞。寡君請受而戮之。對曰。孤不佞。不能媚於父兄。
以爲君憂。拜命之辱。抑君臣曰。戰。君曰。余必。臣是助。亦唯
命人有言曰。唯亂門之無過。君若惠保。敝邑無亢不衷。以
獎亂人。孤之望也。唯君圖之。楚人患之。諸侯之戍謀曰。若
華氏知困而致死。楚恥無功而疾戰。非吾利也。不如出之。

以爲楚功。其亦無能爲也已。救宋而除其害。又何求。乃固
請出之。宋人從之。己巳。宋華亥向寧華定華貙華登皇奄
傷省臧士平出奔楚。宋公使公孫忌爲大司馬。邊卬爲大
司徒。樂祁爲司城。仲幾爲左師。樂大心爲右師。樂輓爲大
司寇。以靖國人。

華氏向氏爲宋彊族。華元執政。向戌爲左師。歷年已久。
咸稱宋國之良也。自華元既沒。而華氏出奔。三見於平
公之世。君子憂其君臣之不睦。至元公之時。而華向之
徒。乃復羣然興亂。甚且殺而質。質而奔。奔而入。入而出。

借授蠻夷君臣日戰春秋以來亂賊多矣未有如華向之甚者也向寧戍之子華定華亥元之孫也元比襄夫人而昭公弑戍諂君夫人而太子死權傾一國寵過人君及其子孫保無敗乎元公無信多私去之無術忿一時之詢而激三歲之憂南里之入分國而處非若魚石之僅據彭城也華登以吳師至敗而求援于楚諸侯聞之而讓成楚功若將恐後緩追逸賊宋與列國皆有憾焉是以康侯之論以不能執叛戮賊責楚以不能竭力內討責宋以不能協心外救責諸侯至使披國叛君之

賊保獲首領誠爲春秋一大痛也雖然縱亂者諸國而生亂者宋之君臣也平公殺太子痤其讒也以寺人伊戾而向戌成之逐華合比其讒也以寺人柳而華亥成之小人之戕國本比於左右刑人以行其私而平公不悟而左右刑人復以事平公者事元公而元公又不悟也易重王明有以夫

○○○王子朝之亂

昭十五年六月乙丑王太子壽卒秋八月戊寅王穆后崩十二月晉荀躒如周葬穆后籍談爲介既葬除喪以文伯宴樽

以魯壺。王曰：伯氏，諸侯皆有以鎮撫王室，晉獨無有，何也？
文伯揖籍談，對曰：諸侯之封也，皆受明器於王室，以鎮撫
其社稷。故能薦彝器於王。晉居深山，戎狄之與鄰，而遠於
王室，王靈不及，拜戎不暇，其何以獻器？主曰：叔氏而忘誥
乎？叔父唐叔，成王之母弟也，其反無分乎？密須之鼓，與其
大路，文所以大蒐也；闕鞞之甲，武所以克商也。唐叔受之
以處參虛，匡有戎狄，其後襄之二路，鉞鉞，鉅鬯，彤弓，虎賁。
文公受之，以有南陽之田，撫征東夏，非分而何？夫有勳而
不廢，有績而載，奉之以土田，撫之以彝器，旌之以車服，明

之以文章，子孫不忘，所謂福也。福祚之不登，叔父焉在？且
昔而高祖孫伯黶司晉之典籍，以爲大政，故曰籍氏。及辛
有之二子，董之晉，於是乎有董史。女司典之後也，何故忘
之？籍談不能對，賓出。王曰：籍父其無後乎？數典而忘其祖，
籍談歸，以告叔向。叔向曰：王其不終乎？吾聞之，所樂必卒
焉。今王樂憂，若卒以憂，不可謂終。王一歲而有三年之喪
二焉，於是乎以喪賓宴，又求彝器，樂憂甚矣，且非禮也。彝
器之來，嘉功之由，非由喪也。三年之喪，雖貴，遂服禮也。王
雖弗遂，宴樂以早，亦非禮也。禮王之大經也，一動而失二

禮無大經矣。言以考典。典以志經。忘經而多言。舉典將焉用之。十八年春。王二月乙卯。周毛得殺毛伯過而代之。萇弘曰。毛得必亡。是昆吾稔之日也。後故之以。而毛得以濟。後於王都。不亡何待。三月。曹平公卒。秋。葬曹平公。往者見周原伯魯焉。與之語。不說學。歸以語閔子馬。閔子馬曰。周其亂乎。夫必多有是說。而後及其大人。大人患失而惑。又曰。可以無學。無學不害。不害而不學。則苟而可。於是乎下陵上替。能無亂乎。夫學殖也。不學將落。原氏其亡乎。二十一年春。天王將鑄無射。泠州鳩曰。王其以心疾死乎。

夫樂天子之職也。夫音。樂之興也。而鐘。音之器也。天子省風以作樂。器以鍾之。興以行之。小者不窕。大者不樛。則和於物。物和則嘉成。故和聲入於耳而藏於心。心億則樂。窕則不咸。樛則不容。心是以感。感實生疾。今鍾樛矣。王心弗堪。其能久乎。二十二年。王子朝賓起。有寵于景王。王與賓孟說之。欲立之。劉獻公之庶子伯益。事單穆公。惡賓孟之爲人也。願殺之。又惡王子朝之言。以爲亂。願去之。賓孟適郊。見雄雞。自斷其尾。問之。侍者曰。自憚其犧也。遽歸告王。且曰。雞其憚爲人。用乎。人異於是。犧者。實用人人。犧實難已。

犧何害。王弗應。夏四月，王田北山，使公卿皆從，將殺單子。劉子王有心疾。乙丑，崩于榮錡氏。戊辰，劉子摯卒，無子。單子立劉盩。五月，庚辰，見王，遂攻賓起殺之。盟羣王子于單氏。丁巳，葬景王。王子朝囚舊官百工之喪職秩者，與靈景之族以作亂。帥郊要餞之甲，以逐劉子。壬戌，劉子奔揚。單子逆悼王子于莊宮以歸。王子還，夜取王以如莊宮。癸亥，單子出。王子還與召莊公謀曰：「不殺單旗，不捷。與之重盟，必來背盟而克者多矣。」從之。樊頌子曰：「非言也，必不克。」遂奉王以追單子及頌，大盟而復。殺摯荒以說。劉子如劉，單子

亡。乙丑，奔于平時。羣王子追之。單子殺還姑發弱，醢延定稠。子朝奔京。丙寅，伐之。京人奔山。劉子入于王城。辛未，鞏簡公敗績于京。乙亥，甘平公亦敗焉。叔鞅至自京師，言王室之亂也。閔馬父曰：「子朝必不克，其所與者，天所廢也。」單子欲告急于晉。秋七月，戊寅，以王如平時，遂如圃車。次于皇。劉子如劉，單子使王子處守于王城，盟百工于平宮。辛卯，鄆肸伐皇，大敗，獲鄆肸。壬辰，焚諸王城之市。八月，辛酉，司徒醜以王師敗績于前城。百工叛。己巳，伐單氏之宮，敗焉。庚午，反伐之。辛未，伐東園。冬十月，丁巳，晉籍談荀躒帥

九州之戎。及焦瑕。溫原之師。以納王于王城。庚申。單子劉
蠡。以王師敗績于郊。前城人敗陸渾于社。十一月。乙酉。王
子猛卒。不成喪也。己丑。敬王卽位。館于子旅氏。十二月。庚
戌。晉籍談。荀躒。賈辛。司馬督。帥師軍于陰。于侯氏。于谿泉。
次于社。王師軍于汜。于解。次于任人。閏月。晉箕遺。樂微。右
行詭。濟師取前城。軍其東南。王師軍于京楚。辛丑。伐京。毀
其西南。二十三年。春。王正月。壬寅朔。二師圍郊。癸卯。郊
鄩潰。丁未。晉師在平陰。王師在澤邑。王使告閒。庚戌。還。夏
四月。乙酉。單子取訾。劉子取墻人。直人。六月。壬午。王子朝

入于尹。癸未。尹圉誘劉佗殺之。丙戌。單子從阪道。劉子從
尹道。伐尹。單子先至而敗。劉子還。己丑。召伯奭。南宮極。以
成周人戍尹。庚寅。單子劉子樊齊。以王如劉。甲午。王子朝
入于王城。次于左巷。秋。七月。戊申。鄩羅納諸莊宮。尹辛敗
劉師于唐。丙辰。又敗諸鄩。甲子。尹辛取西闈。丙寅。攻蒯。蒯
潰。八月。丁酉。南宮極震。萇弘謂劉文公曰。君其勉之。先君
之力可濟也。周之亡也。其三川震。今西王之大臣亦震。天
棄之矣。東王必大克。二十四年。春。王正月。辛丑。召簡公
南宮嚚。以甘桓公見王子朝。劉子謂萇弘曰。甘氏又往矣。

對曰。何害。同德度義。大誓曰。紂有億兆夷人。亦有離德。余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此周所以興也。君其務德。無患無人。戊午。王子朝入于鄆。三月。庚戌。晉侯使士景伯涖問周故。士伯立于乾祭。而問於介眾。晉人乃辭。王子朝不納。其使。六月壬申。王子朝之師攻瑕及杳。皆潰。鄭伯如晉。子大叔相見范獻子。獻子曰。若王室何。對曰。老夫其國家不能恤。敢及王室。抑人亦有言曰。螽不恤其緯。而憂宗周之隕。為將及焉。今王室實蠢蠢焉。吾小國懼矣。然大國之憂也。吾儕何知焉。吾子其早圖之。詩曰。餅之罄矣。惟馨之恥。王

室之不寧。晉之恥也。獻子懼。而與宣子圖之。乃徵會於諸侯。期以明年冬。十月癸酉。王子朝用成周之寶珪于河甲戌。津人得諸河上。陰不佞以溫人南津拘得玉者。取其玉將賣之。則為石。王定而獻之。與之東豈。二十五年夏。會于黃父。謀王室也。趙簡子令諸侯之大夫。輸王粟。具成人曰。明年將納王子。大叔見趙簡子。簡子問揖讓周旋之禮焉。對曰。是儀也。非禮也。簡子曰。敢問何謂禮。對曰。吉也。聞諸先大夫。子產曰。夫禮。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經。而民實則之。則天之明。因地之性。生其六氣。用其五行。

氣爲五味。發爲五色。章爲五聲。淫則昏亂。民失其性。是故爲禮以奉之。爲六畜。五牲。三犧。以奉五味。爲九文。六采。五章。以奉五色。爲九歌。八風。七音。六律。以奉五聲。爲君臣上下。以則地義。爲夫婦。內外。以經二物。爲父子兄弟。姑姊甥舅。昏媾姻亞。以象天明。爲政事。庸力行務。以從四時。爲刑罰。威獄。使民畏忌。以類其震懼殺戮。爲溫慈惠和。以效天地之生殖長育。民有好惡。喜怒哀樂。生于六氣。是故審則宜類。以制六志。哀有哭泣。樂有歌舞。喜有施舍。怒有戰鬪。喜生於好。怒生於惡。是故審行信令。禍福賞罰。以制死生。生

好物也。死惡物也。好物樂也。惡物哀也。哀樂不失。乃能協于天地之性。是以長久。簡子曰。甚哉禮之大也。對曰。禮上下之紀。天地之經緯也。民之所以生也。是以先王尙之。故人之能自曲直以赴禮者。謂之成人。大不亦宜乎。簡子曰。鞅也。請終身守此言也。宋樂大心曰。我不輸粟。我於周爲客。若之何。使客。晉士伯曰。自踐土以來。宋何役之不會。而何盟之不同。曰。同恤王室。子焉得辟之。子奉君命以會大事。而宋背盟。無乃不可乎。右師不敢對。受牒而退。士伯告簡子曰。宋右師必亡。奉君命以使。而欲背盟。以干盟主。無

不祥大焉。壬申，尹文公涉于鞏，焚東訾，弗克。

二十四年六月

單子如晉告急。五月，戊午，劉人敗王城之師于尸氏。戊辰，王城人劉人戰于施谷，劉師敗績。七月，己巳，劉子以王出。庚午，次于渠。王城人焚劉。丙子，王宿于褚氏。丁丑，王次于崔谷。庚辰，王入于胥靡。辛巳，王次于滑。晉知躒、趙鞅帥師納王，使女寬守闕塞。冬，十月，丙申，王起師于滑。辛丑，在郊，遂次于尸。十一月，辛酉，晉師克鞏。召伯盈逐王子朝，王子朝及召氏之族，毛伯得尹氏，固南宮嚚，奉周之典籍以奔楚。陰忌奔莒以叛。召伯逆王于尸，及劉子、單子盟，遂軍圍

澤，次于隄上。癸酉，王入于成周。甲戌，盟于襄宮。晉師使成公般成周而還。十二月，癸未，王入于莊宮。王子朝使告于諸侯曰：昔武王克殷，成王靖四方，康王息民，竝建母弟以藩屏周。亦曰：吾無專享，文武之功且爲後人之迷，敗傾覆而溺入于難，則振救之。至于夷王，王愆于厥身，諸侯莫不竝走其望，以祈王身。至于厲王，王心戾虐，萬民弗忍，居王于彘。諸侯釋位以閒王政。宣王有志而後效官，至于幽王，天不弔周，王昏不若，用愆厥位，攜王奸命，諸侯替之而建王嗣，用遷郊廓，則是兄弟之能用力於王室也。至于惠王，

天不靖周。生頹禍心。施于叔帶。惠襄辟難。越去王都。則有晉鄭。咸黜不端。以綏定王家。則是兄弟之能率先王之命也。在定王六年。秦人降妖曰。周其有頹王。亦克能修其職。諸侯服享。二世共職。王室其有閒王位。諸侯不圖而受其亂災。至于靈王。生而有頹王甚神聖。無惡於諸侯。靈王景王克終其世。今王室亂。單旗劉狄。剝亂天下。壹行不若。謂先王何常之有。唯余心所命。其誰敢討之。帥羣不弔之人。以行亂于王室。侵欲無厭。規求無度。貫瀆鬼神。慢棄刑法。倍奸齊盟。傲很威儀。矯誣先王。晉爲不道。是攝是贊。思肆

其罔極。茲不穀震盪播越。竄在荆蠻。未有攸底。若我一二兄弟甥舅。獎順天法。無助狡猾。以從先王之命。毋速天罰。赦圖不穀。則所願也。敢盡布其腹心。及先王之經。而諸侯實深圖之。昔先王之命曰。王后無適。則擇立長年。鈞以德。德鈞以卜。王不立愛。公卿無私。古之制也。穆后及大子壽早夭。卽世。單劉贊私立少。以閒先王。亦唯伯仲叔季圖之。閔馬父聞子朝之辭曰。文辭以行禮也。子朝于景之命。遠晉之大。以專其志。無禮甚矣。文辭何爲。二十七年十二月。籍秦致諸侯之戍于周。魯人辭以難。二十九年三月己卯。京

師殺召伯盈尹氏固及原伯魯之子尹固之復也。有婦人遇之周郊。尤之曰：處則勸人爲禍，行則數日而反，是夫也。其過三歲乎？夏五月庚寅，王子趙車入于鄩以叛，陰不佞敗之。三十秋八月，王使富辛與石張如晉，請城成周。天子曰：天降禍于周，俾我兄弟並有亂心，以爲伯父憂。我一二親昵甥舅，不皇啓處。於今十年，勤戍五年，余一人無日忘之。閔閔焉如農夫之望歲，懼以待時。伯父若肆大惠，復二文之業，弛周室之憂，徼文武之福，以固盟主，宣昭令名，則余一人有大願矣。昔成王合諸侯城成周，以爲東都，崇

文德焉。今我欲徼福假靈于成王，修成周之城，俾戍人無勤，諸侯用寧，螫賊遠屏，晉之力也。其委諸伯父，使伯父實重圖之。俾我一人無徵怨于百姓，而伯父有榮施先王庸之。范獻子謂魏獻子曰：與其戍周，不如城之。天子實云：雖有後事，晉弗與知可也。從王命以紓諸侯，晉國無憂，是之不務，而又焉從事？魏獻子曰：善。使伯音對曰：天子有命，敢不奉承。以奔告于諸侯，遲速衰序。於是焉在。冬十一月，晉魏舒韓不信如京師，合諸侯之大夫于狄泉，尋盟。且令城成周。魏子南面，衛彪侯曰：魏子必有大咎。于位以令大事。

非其任也。詩曰：敬天之怒，不敢戲豫；敬天之渝，不敢馳驅。況敢干位以作大事乎？己丑，士彌牟營成周，計丈數，揣高卑，度厚薄，仞溝洫，物土方，議遠邇，量事期，計徒庸，慮材用，書餼糧，以令役於諸侯，屬役賦丈書，以授帥而效諸劉子。韓簡子臨之以爲成命。定公元年春，王正月辛巳，晉魏舒合諸侯之大夫于狄泉，將以城成周。魏子泄政衛彪侯曰：『將建天子而易位以令，非義也。大事奸義，必有大咎。』晉不失諸侯，魏子其不免乎？是行也。魏獻子屬役於韓簡子，及原壽過而田於大陸，焚焉，還卒於甯。范獻子去其相椁，以

其未復命而田也。孟懿子會城成周，庚寅，栽。宋仲幾不受功，曰：『滕辭卿吾役也。』薛宰曰：『宋爲無道，絕我小國於周，以我適楚，故我常從宋。』晉文公爲踐土之盟，曰：『凡我同盟，各復舊職。』若從踐土，若從宋，亦唯命。仲幾曰：『踐土固然。』薛宰曰：『薛之皇祖奚仲居薛，以爲夏車正。奚仲遷于邳，仲虺居薛，以爲湯左相。若復舊職，將承王官，何故以役諸侯？』仲幾曰：『三代各異物，薛焉得有舊？爲宋役，亦其職也。』士彌牟曰：『晉之從政者新，子姑受功。』歸，吾視諸故府。仲幾曰：『縱子忘之，山川鬼神其忘諸乎？』士伯怒，謂韓簡子曰：『薛徵於人，宋』

徵於鬼。宋罪大矣。且已無辭。而抑我以神。誣我也。啓寵納侮。其此之謂矣。必以仲幾爲戮。乃執仲幾以歸。三月。歸諸京師。城三旬而畢。乃歸諸侯之戍。齊高張後不從諸侯。晉女叔寬曰。周襄弘齊高張皆將不免。襄弘違天。高子違人。天之所壞。不可支也。眾之所爲。不可奸也。五年春。王人殺子朝于楚。六年周儋翩率王子朝之徒。因鄭人將以作亂于周。鄭於是乎伐馮滑胥靡。負黍狐人闕外。六月。晉閻沒戍周。且城胥靡。冬。十二月。天王處于姑蕢。辟儋翩之亂也。七年春。二月。周儋翩入于儀栗以叛。夏。四月。單武公

劉桓公敗尹氏于窮谷。冬。十一月。戊午。單子劉子逆王于慶氏。晉籍秦送王。己巳。王入于王城。館于公族黨氏。而後朝于莊宮。八年二月。己丑。單子伐穀城。劉子伐儀栗。辛卯。單子伐簡城。劉子伐孟。以定王室。

讀春秋至昭公之世。經大書曰。王室亂。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明年又書曰。天子居于狄泉。尹氏立王子朝。爲之廢書而歎也。寵偏之爲禍如是哉。景王初立。殺弟佞夫。問何以故。則僖括欲立之。佞夫弗知也。禍亂未彰。急加翦除。王之自爲謀也。審矣。顧圖厥後者。乃弗克臧。

與子壽早夭。儲位未定。王以暮年昏倦。無社稷之良圖。鑄大錢。作無射。乃心侈矣。殺下門子。謀除單劉。亂端形矣。王猛以次當立。子朝庶孽有寵。凡百王臣。各思擁立。於是附子猛者。則劉。蚩。單。旗。樊。齊。諸人也。附子朝者。則尹。固。毛。得。召。盈。原。伯。魯。諸人也。稱兵交戰。斬艾孔多。晉人納猛。亂庶遄已。乃王猛忽卒。母弟敬王嗣立。蓋子朝所未甘心也。於是大臣奉王出奔。子朝復入。時則東西二王分峙。其國南北列。侯各疑其君。雖南宮震死。而甘氏又往。子朝之勢。正未嘗衰息焉。眾之所直。晉亦直之。

黃父一會。而十國之眾力戰。納王。既入成周。又復城之。夫敬王之立也。一年而卽出。出四年而入。入五年而城。成周流離數邑。龍戰五載。究其亂階。何莫非景王之所貽也。春秋於此。痛而詳書。而首則志之曰。王室亂。在天下。則目之爲京師。在國中。則目之爲王室。過寵庶子。匹嫡生戾。亂自內作。故不書京師。而書王室。直若一家之辭也。且王猛之居與入也。則書劉子單子以之。子朝之立也。則書尹氏立之。其奔楚也。則書尹氏召伯毛伯以之。爭實在下。上何能爲。惟劉單奉王無貳。勳在盟府。其

子桓公武公克平僭翩繼有成勞而甘氏則父忠而子
叛召盈則事朝而逆王尹固則奔楚而旋復反覆詐佞
又毛原之不若也子帶之亂前有齊桓一盟而世子定
後有晉文踰年而王室安敬王之難數歲不靖者時無
霸也然晉頃晉定繼世勤王孰非霸之餘烈哉叛臣誅
于京師子朝執戮于楚除惡庶盡乎既而姑猶播遷亦
越時日傳固已詳載之終敬之世亦何嘗寧耶春秋自
定簡以來王室多故經不勝書故書一王札子殺召伯
毛伯而周大夫之相殺者不盡書書一周公出奔晉而

周大夫之出奔者不盡書書一天王居于狄泉而敬王
之出居者亦不盡書也豈唯不勝書誠亦不欲盡書哉

○○季孫意如逐君

襄三十一年

公作楚宮穆叔曰大誓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君

欲楚也夫故作其宮若不復適楚必死是宮也六月辛巳
公薨于楚宮叔仲帶竊其拱璧以與御人納諸其懷而從
取之由是得罪立胡女敬歸之子子野次于季氏秋九月
癸巳卒毀也立敬歸之娣齊歸之子公子稠穆叔不欲曰
大子死有母弟則立之無則立長年鈞擇賢義鈞則卜古

之道也。非適嗣。何必娣之子。且是人也。居喪而不哀。在感而有嘉容。是謂不度。不度之人。鮮不爲患。若果立之。必爲季氏憂。武子不聽。卒立之。比及葬。三易衰。衰衽如故。衰於是昭公十九年矣。猶有童心。君子是以知其不能終也。癸酉葬襄公。昭五年公如晉。自郊勞至于贈賄。無失禮。晉侯謂女叔齊曰。魯侯不亦善于禮乎。對曰。魯侯焉知禮。公曰。何爲。自郊勞至于贈賄。禮無違者。何故不知。對曰。是儀也。不可謂禮。禮所以守其國。行其政令。無失其民者也。今政令在家。不能取也。有子家羈。弗能用也。奸大國之盟。陵虐

魏大姑
吉祖歸
其說幽
渺而難
知

小國。利人之難。不知其私。公室四分。民食於他。思莫在公。不圖其終。爲國君。難將及身。不恤其所。禮之本末。將於此乎在。而屑屑焉習儀以亟。言善於禮。不亦遠乎。君子謂叔侯於是乎知禮。十一年五月。齊歸薨。大蒐于比蒲。非禮也。九月。葬齊歸。公不感。晉士之送葬者。歸以語史趙。史趙曰。必爲魯郊。侍者曰。何故。曰。歸姓也。不思親祖。不歸也。叔向曰。魯公室其卑乎。君有大喪。國不廢蒐。有三年之喪。而無一日之感。國不恤喪。不思君也。君無感容。不顧親也。國不忌君。君不顧親。能無卑乎。殆其失國。二十五年春。叔孫

昭子之
死已先
兆矣所
死之說
何爲

左傳事紀 卷九
姑聘于宋。桐門右師見之。語卑宋大夫而賤司城氏。昭子
告其人曰。右師其亡乎。君子貴其身而後能及人。是以有
禮。今夫子卑其大夫而賤其宗。是賤其身也。能有禮乎。無
禮必亡。宋公享昭子。賦新宮。昭子賦車轄。明日宴。飲酒樂。
宋公使昭子右坐。語相泣也。樂祁佐退而告人曰。今茲君
與叔孫其皆死乎。吾聞之。哀樂而樂哀。皆喪心也。心之精
爽。是謂魂魄。魂魄去之。何以能久。季公若之姊。爲小邾夫
人。生宋元夫人。生子。以妻季平子。昭子如宋聘。且逆之。公
若從。謂曹氏勿與。魯將逐之。曹氏告公。公告樂祁。樂祁曰。

與之如是。魯君必出。政在季氏三世矣。魯君喪政四公矣。
無民而能逞其志者。未之有也。國君是以鎮撫其民。詩曰。
人之云亡。心之憂矣。魯君失民矣。焉得逞其志。靖以待命。
猶可動。必憂有鸛鵒來巢。書所無也。師已曰。異哉。吾聞文
武之世。童謠有之曰。鸛之鵒之。公出辱之。鸛鵒之羽。公在
外野。往饋之馬。鸛鵒跕跕。公在乾侯。徵褰與襦。鸛鵒之巢。
遠哉遙遙。裋父喪勞。宋父以驕。鸛鵒往歌。來哭。童謠
有是。今鸛鵒來巢。其將及乎。初。季公鳥娶妻於齊鮑文子。
生申公鳥死。季公亥與公思展與公鳥之臣申夜姑相其

室及季妯與饗人檀通而懼。乃使其妾扶已以示秦遄之妻。曰：公若欲使余，余不可而扶余。又訴於公甫。曰：展與夜姑將要余。秦姬以告公之。公之與公甫告平子。平子拘展於卞，而執夜姑將殺之。公若泣而哀之，曰：殺是是殺余也。將爲之請。平子使監勿內。日中不得請，有司逆命。公之使速殺之。故公若怨平子。季郈之雞鬪，季氏介其雞，郈氏爲之金距。平子怒，益宮於郈氏，且讓之。故郈昭伯亦怨平子。臧召伯之從弟會爲讒於臧氏，而逃於季氏。臧氏執旃。平子怒，拘臧氏老，將禘於襄公。萬者二人，其眾萬於季氏。臧

孫曰：此之謂不能庸先君之廟。大夫遂怨平子。公若獻弓於公爲，且與之出射於外，而謀去季氏。公爲告公果。公賁公賁使侍人僚祖告公。公寢將以戈擊之，乃走。公曰：執之亦無命也。懼而不出。數月不見。公不怒，又使言。公執戈以懼之，乃走。又使言。公曰：非小人之所及也。公果自言。公以告臧孫。臧孫以難告郈孫。郈孫以可勸告子家懿伯。懿伯曰：讒人以君徼幸，事若不克，君受其名，不可爲也。舍民數世以求克事，不可必也。且政在焉，其難圖也。公退之。辭曰：臣與聞命矣。言若洩，臣不獲死，乃館於公。叔孫昭子

如闕。公居於長府。九月戊戌，伐季氏，殺公之于門，遂入之。
平子登臺而請曰：「君不察臣之罪，使有司討臣以干戈，臣
請待於沂上以察罪。」弗許。請囚于費。弗許。請以五乘亡。弗
許。子家子曰：「君其許之。」政自之出久矣。隱民多取食焉。爲
之徒者眾矣。日入慝作，弗可知也。眾怒不可蓄也。蓄而弗
治，將蕝蕝蓄。民將生心。生心同求，將合。君必悔之。弗聽。郈
孫曰：「必殺之。」公使郈孫逆孟懿子、叔孫氏之司馬。驪戾言
於其眾曰：「若之何？」莫對。又曰：「我家臣也，不敢知國。凡有季
氏與無於我孰利？」皆曰：「無季氏是無叔孫氏也。」驪戾曰：「然

則救諸。」帥徒以往，陷西北隅以入。公徒釋甲，執冰而踞，遂
逐之。孟氏使登西北隅以望季氏。見叔孫氏之旌，以告。撫
氏執郈昭伯，殺之于南門之西。遂伐公徒。子家子曰：「諸臣
僞劫君者，而負罪以出。君止，意如之事君也，不敢不改。」公
曰：「余不忍也。」與臧孫如墓謀，遂行。己亥，公孫于齊。次于陽
州。齊侯將唁公于平陰。公先至于野井。齊侯曰：「寡人之罪
也，使有司待于平陰，爲近故也。」書曰：「公孫于齊，次于陽州。」
齊侯唁公于野井，禮也。將求於人，則先下之，禮之善物也。
齊侯曰：「自莒疆以西，請致千社，以待君命。」寡人將帥敬賦

世態如
此何禮
之爲

以從執事。唯命是聽。君之憂寡人之憂也。公喜。子家子曰。天祿不再。天若胙君。不過周公。以魯足矣。失魯而以干社爲臣。誰與之立。且齊君無信。不如早之晉。弗從。臧召伯率從者將盟。載書曰。戮力壹心。好惡同之。信罪之有無。繼繼從公。無通外內。以公命示子家子。子家子曰。如此。吾不可以盟。羈也不佞。不能與二三子同心。而以爲皆有罪。或欲通內外。且欲去君。二三子好亡而惡定。焉可同也。陷君於難。罪孰大焉。通內外而去君。君將速入。弗通。何爲而何守焉。乃不與盟。昭子自闕歸。見平子。平子稽顙曰。子若我何。

昭子曰。人誰不死。子以逐君成名。子孫不忘。不亦傷乎。將若子何。平子曰。苟使意如得改事君。所謂生死而骨肉也。昭子從公于齊。與公言。子家子命適公館者執之。公與昭子言於幄內。曰。將安眾而納公。公徒將殺昭子。伏諸道。左師展告公。公使昭子自鑄歸。平子有異志。冬十月辛酉。昭子齊於其寢。使祝宗祈死。戊辰卒。左師展將以公乘馬而歸。公徒執之。十一月宋元公將爲公故如晉。夢大子欒卽位於朝。已與平公服而相之。且召六卿。公曰。寡人不佞。不能事父兄。以爲二三子憂寡人之罪也。若以羣子之靈。獲

保首領以及殛。唯是樛柎所以藉幹者。請無及先君。仲幾對曰。君若以社稷之故。私降昵宴。羣臣弗敢知。若無宋國之法。死生之度。先君有命矣。羣臣以死守之。弗敢失隊。臣之失職。常刑不赦。臣不忍其死。君命祇辱。宋公遂行。己亥。卒于曲棘。十二月庚辰。齊侯圍鄆。初。臧昭伯如晉。臧會竊其寶龜。僂句以下爲信與僭。僭吉。臧氏老將如晉。問會請往。昭伯問家故。盡對。及內子與母弟叔孫。則不對。再三問不對。歸及郊。會逆問。又如初。至次于外。而察之。皆無之。執而戮之。逸奔郕。郕魴假使爲賈正焉。討於季氏。臧氏使五人

以戈楯伏諸桐汝之間。會出逐之。反奔。執諸季氏中門之外。平子怒曰。何故以兵入吾門。拘臧氏老。季臧有惡。及昭伯從公。平子立臧會。會曰。僂句不余欺也。二十六年春。王正月庚申。齊侯取鄆。葬宋元公。如先君禮也。三月公至自齊。處于鄆。言魯地也。夏。齊侯將納公。命無受魯貨。申豐從女賈。以幣錦二兩。縛一如。填適齊師。謂子猶之人高齮。能貨子猶。爲高氏後。粟五千庾。高齮以錦示子猶。子猶欲之。齮曰。魯人買之。百兩一布。以道之不通。先入幣財。子猶受之。言於齊侯曰。羣臣不盡力于魯君者。非不能事君也。

然據有異焉。宋元公爲魯君如晉，卒于曲棘。叔孫昭子求納其君，無疾而死。不知天之棄魯耶？抑魯君有罪於鬼神，故及此也？君若待于曲棘，使羣臣從魯君以卜焉。若可，師有濟也；君而繼之，茲無敵矣。若其無成，君無辱焉。齊侯從之，使公子鉏帥師從公。成大夫公孫朝謂平子曰：「有都以衛國也，請我受師。」許之。請納質，弗許。曰：「信女足矣。」告于齊師曰：「孟氏魯之敝室也，用成已甚，弗能忍也。」請息肩于齊。齊師圍成，成人伐齊師之飲馬于淄者，曰：「將以厭眾。」魯成備而後告曰：「不勝眾。」師及齊師戰于炊鼻。齊子淵捷從洩。

聲子射之中楣，瓦繇胸決，輒七八者，三寸。聲子射其馬，斬鞅殪，改駕入以爲饕戾也，而助之。子車曰：「齊人也，將擊子車。」子車射之殪。其御曰：「又之。」子車曰：「眾可懼也，而不可怒也。」子囊帶從野洩，叱之。洩曰：「軍無私怒，報乃私也。」將亢子又叱之，亦叱之。冉豎射陳武子中手，失弓而罵，以告平子曰：「有君子白皙，鬢鬚眉甚口。」平子曰：「必子彊也，毋乃亢諸？」對曰：「謂之君子何？敢亢之。」林雍羞爲顏鳴右，下苑何忌取其耳，顏鳴去之。苑子之御曰：「視下顧。」苑子剌林雍斷其足，鑿而乘於他車，以歸。顏鳴三人齊師，呼曰：「林雍乘秋盟于。」

鄆陵。謀納公也。二十七年春，公如齊。公至自齊，處于鄆。言在外也。秋，會于扈，令戍周。且謀納公也。宋衛皆利納公。固請之。范獻子取貨於季孫，謂司城子梁與北宮貞子曰：「季孫未知其罪，而君伐之，請囚諸亡。於是乎不獲。」君又弗克而自出也。夫豈無備而能出君乎？季氏之復，天救之也。休公徒之怒，而啓叔孫氏之心，不然，豈其伐人而說甲執冰以游？叔孫氏懼禍之濫，而自同於季氏，天之道也。魯君守齊三年而無成，季氏甚得其民，淮夷與之，有十年之備。有齊楚之援，有天之贊，有民之助，有堅守之心，有列國之

權，而弗敢宣也。事君如在國，故鞅以爲難。二子皆圖國者也，而欲納魯君，鞅之願也。請從二子以圍魯，無成死之。二子懼，皆辭。乃辭小國而以難復。孟懿子陽虎伐鄆，鄆人將戰。子家子曰：「天命不貽久矣，使君亡者必此眾也。天旣禍之，而自福也，不亦難乎？猶有鬼神，此必敗也。嗚呼，爲無望也。夫其死於此乎？」公使子家子如晉，公徒敗於且知。冬，公如齊。齊侯請饗之。子家子曰：「朝夕立於其朝，又何饗焉？其飲酒也，乃飲酒，使宰獻而請安。」子仲之子曰重，爲齊侯夫人。曰：「請使重見。」子家子乃以君出。二十八年春，公如晉。

將如乾侯。子家子曰：「有求於人，而卽其安，人孰矜之？其造於竟，弗聽。」使請逆於晉。晉人曰：「天禍魯國，君淹恤在外，君亦不使一个辱在寡人，而卽安於甥舅，其亦使逆君，使公復于竟而後逆之。」二十九年春，公至自乾侯，處于鄆。齊侯使高張來唁公，稱主君。子家子曰：「齊卑君矣，君祇辱焉。」公如乾侯。平子每歲賈馬，具從者之衣屨而歸之于乾侯。公執歸馬者賣之，乃不歸馬。衛侯來獻其乘馬，曰：「啓服，塹而死。」公將爲之櫝。子家子曰：「從者病矣，請以食之，乃以帷裏之。」公賜公衍羔裘，使獻龍輔於齊侯，遂入羔裘。齊侯喜。

與之陽穀。公衍公爲之生也。其母偕出，公衍先生。公爲之母曰：「相與偕出，請相與偕告。」三日公爲生，其母先以告公。公爲兄，公私喜於陽穀，而思於魯。曰：「務人爲此禍也。且後生而爲兄，其誣也久矣。」乃黜之，而以公衍爲太子。三十一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言不能外內也。晉侯將以師納公。范獻子曰：「若召季孫而不來，則信不臣矣。然後伐之若何？」晉人召季孫，獻子使私焉，曰：「子必來，我受其無咎。」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荀躒曰：「寡君使躒謂吾子。」

何故出君。有君不事。周有常刑。子其圖之。季孫練冠麻衣。跣行。伏而對曰。事君。臣之所不得也。敢逃刑命。君若以臣爲有罪。請囚于費。以待君之察也。亦唯君。若以先臣之故。不絕季氏而賜之死。若弗殺弗亡。君之惠也。死且不朽。若得從君而歸。則固臣之願也。敢有異心。夏四月。季孫從知伯如乾侯。子家子曰。君與之歸。一慙之。不忍而終身慙乎。公曰。諾。眾曰。在一言矣。君必逐之。荀躒以晉侯之命唁公。且曰。寡君使躒以君命討於意。如意如不敢逃死。君其入也。公曰。君惠顧先君之好。施及亡人。將使歸。冀除宗禍。以

事君。則不能見夫人。已所能見夫人者。有如河。荀躒掩耳而走。曰。寡君其罪之恐。敢與知魯國之難。臣請復於寡君。退而謂季孫。君怒未息。子姑歸祭。子家子曰。君以一乘入于魯師。季孫必與君歸。公欲從之。眾從者脅公。不得歸。二十二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言不能外內。又不能用其人也。十二月。公疾。徧賜大夫。大夫不受。賜子家子雙琥。一環。一璧。輕服受之。大夫皆受其賜。己未。公薨。子家子反賜於府人。曰。吾不敢逆君命也。大夫皆反其賜。書曰。公薨于乾侯。言失其所也。趙簡子問於史墨曰。季氏出其君。而民

服焉。諸侯與之。君死於外。而莫之或罪也。對曰。物生有兩。有三有五。有陪貳。故天有三辰。地有五行。體有左右。各有妃耦。王有公。諸侯有卿。皆有貳也。天生季氏。以貳魯侯。爲日久矣。民之服焉。不亦宜乎。魯君世從其失。季氏世修其勤。民忘君矣。雖死於外。其誰矜之。社稷無常奉。君臣無常位。自古以然。故詩曰。高岸爲谷。深谷爲陵。三后之姓。於今爲庶。主所知也。在易卦。雷乘乾曰大壯。三三。天之道也。昔成季友。桓之季也。文姜之愛子也。始震而卜。卜人謁之曰。生有嘉聞。其名曰友。爲公室輔。及生。如卜人之言。有文在

其手曰友。遂以名之。旣而有大功於魯。受費以爲上卿。至於文子武子。世增其業。不廢舊績。魯文公薨。而東門遂殺適立庶。魯君於是乎失國。政在季氏。於此君也。四公矣。民不知君。何以得國。是以爲君。慎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元定年夏。叔孫成子逆公之喪于乾侯。季孫曰。子家子亟言於我。未嘗不中吾志也。吾欲與之從政。子必止之。且聽命焉。子家子不見叔孫。易幾而哭。叔孫請見子家子。子家子辭曰。羈未得見。而從君以出。君不命而薨。羈不敢見。叔孫使告之曰。公衍公爲。實使羣臣不得事君。若公子宋主社稷。

則羣臣之願也。凡從君出而可以入者，將唯子是聽。子家氏未有後，季孫願與子從政。此皆季孫之願也。使不敢以告。對曰：若立君，則有卿士大夫與守龜在，羈弗敢知。若從君者，則貌而出者入可也，寇而出者行可也。若羈也，則君知其出也而未知其入也，羈將逃也。喪及壞隤，公子宋先入從公者，皆自壞隤反。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卽位。季孫使役如闕，公氏將溝焉。榮駕鵠曰：生不能事，死又離之，以自旌也。縱子忍之，後必或恥之。乃止。季孫問於榮駕鵠曰：吾欲爲君諡，使子孫知之。對曰：生弗能事，死

又惡之，以自信也。將焉用之？乃止。秋七月癸巳，葬昭公於

墓道南。孔子之爲司寇也，溝而合諸墓。昭公出，故季平子

禱于陽公。九月，立煬宮。

哀十年夏五月，昭夫人孟子卒。昭

公娶于吳，故不書姓。死不赴，故不稱夫人。不反哭，故不言

葬。小君孔子與弔。適季氏，季氏不綽。放經而拜。二十三

年春，宋景曹卒。季康子使冉有弔，且送葬。曰：敝邑有社稷

之事，使肥與有職競焉。是以不得助執紼。使求從輿。人曰：

以肥之得，備彌甥也。有不腆先人之產焉。使求薦諸夫人

之宰，其可以稱旌繁乎？

左傳卷六
異乎亡國之君不可與圖存也。子家羈於公之伐季氏也。曰季氏得民眾久矣。君無多辱於公。徒之敗也。曰諸臣僞劫君者而公止於公之孫也。曰齊君無信。不如早之晉。而公皆不聽。居鄆五年。莫之能返。及其在乾侯也。荀躒以意如來。羈曰君與之歸。又曰君以一乘入於魯師。公欲從之。而脅於從者。遂至客死。臨事無謀。畏難無斷。其真天下之庸主哉。季氏無道。僭于公室。自成襄之君。側目重足。咸莫敢問。至昭公一旦而謀去之。再雩聚眾。長府授甲。其謀出于倉卒。非有遠慮。卽公亦原無去

之心。皆左右讒人從而啓之。一敗出孫。寄迹于鄆。雖曰公室失民。驟圖反正。借令善撫鄆眾。安知非少康一旅哉。處彈丸之邑。役民無度。鄆則何堪。乃無何而鄆潰矣。春秋之書法。民逃其上曰潰。左氏曰非公且徵過也。穀梁曰昭公出奔。民如釋重負。然則民之所棄。用一邑而猶不足。矧以魯國之眾。而當權臣之得政耶。在外八年。內外棄之。春秋急欲存公。故每於歲首。公在必書。而魯人則無公久矣。宋元邠公卒于曲棘。叔姁叔倪無病而死。季氏卽詭于眾曰天將棄公。非我罪也。齊晉受賄。借

曰。緩師而孟叔之徒。藉季自庇。莫敢發難。況以陰陽休咎之說。煽惑震動。外結鞅據之權。嬖內離成。鄆之民心。公既孤立。反集眾尤而歸國。又復奚望哉。且公自卽位以來。季氏驕恣。于斯爲甚。是以取鄆取鄆。公弗能知。牟夷來奔。公弗能卻。子懋奔齊。公弗能反。舍中軍以弱公室。大蒐以彊私黨。凡其所爲。皆肆志無忌。而羣臣莫敢斥也。一旦圖之。其孰從焉。公在外野。噉然而哭。誰則非君。宜皆攘臂以行。誅討而乃緩。賊以長權。惡彼季氏者。又何憚而不逐其君耶。且意如於公之伐也。則登臺而

請察罪。於叔孫之歸也。則稽顙而求改事。於乾侯則賈馬歸衣。於適厯則跣行伏對。哀色異辭。謬爲恭順。卽大國亦將信之。公復奮怒。誓河罔知悔禍。是臣愈姦而君愈庸。臣愈黠而君愈疎。其始猶惴焉而懷可去之罪。終則汰然而成不可去之形矣。外交日固。誰聽公而除之哉。夫公誠齊歸之子。在感而有嘉容。嗣位之初。穆叔已知爲患。而季孫卒立之。終不免乾侯之敗。然則昭公不立魯。可無亂乎。吾謂三世之專。四公之弱。又未可專責之一人也。

○○晉祁氏羊舌氏之亡

昭二十八年。晉祁勝與鄔臧通室。祁盈將執之。訪於司馬叔游。叔游曰。鄭書有之。惡直醜正。實蕃有徒。無道立矣。子懼不免。詩曰。民之多辟。無自立辟。姑已若何。盈曰。祁氏私有討國。何有焉。遂執之。祁勝賂荀躒。荀躒爲之言於晉侯。晉侯執祁盈。祁盈之臣曰。鈞。將皆死。愬使吾君聞勝與臧之死也。以爲快。乃殺之。夏六月。晉殺祁盈及楊食我。食我祁盈之黨也。而助亂。故殺之。遂滅祁氏羊舌氏。初。叔向欲娶於申公巫臣氏。其母欲娶其黨。叔向曰。吾母多而庶鮮。吾懲

舅氏矣。其母曰。子。靈之妻殺三夫。一君一子而亡一國。兩卿矣。可無懲乎。吾聞之。甚美必有甚惡。是鄭穆少妃姚子之子。子貉之妹也。子貉早死無後。而天鍾美於。是將必以是大有敗也。昔有仍氏生女。黥黑而甚美。光可以鑑。名曰。立妻。樂正后夔取之。生伯封。實有豕心。貪惓無厭。忿類無期。謂之封豕。有窮后羿滅之。夔是以不祀。且三代之亡。共子之廢。皆是物也。女何以爲哉。夫有尤物。足以移人。苟非德義。則心有禍。叔向懼。不敢取。平公強使取之。生伯石。伯石始生。子容之母走謁諸姑。曰。長叔姒生男。姑視之。及堂。

聞其聲而還曰是豺狼之聲也。狼子野心。非是莫喪羊舌氏矣。遂弗視。秋。晉韓宣子卒。魏獻子爲政。分祁氏之田以爲七縣。分羊舌氏之田以爲三縣。司馬彌牟爲鄆大夫。賈辛爲祁大夫。司馬烏爲平陵大夫。魏戊爲梗陽大夫。知徐吾爲塗水大夫。韓固爲馬首大夫。孟丙爲孟大夫。樂霄爲銅鞮大夫。趙朝爲平陽大夫。僚安爲楊氏大夫。謂賈辛。司馬烏。爲有力於王室。故舉之。謂知徐吾。趙朝。韓固。魏戊。餘子之不失職。能守業者也。其四人者。皆受縣而後見於魏子。以賢舉也。魏子謂成鱣。吾與戊也。縣人其以我爲黨乎。

對曰。何也。戊之爲人也。遠不忘君。近不偪同。居利思義。在約思純。有守心而無淫行。雖與之縣。不亦可乎。昔武王克商。光有天下。其兄弟之國者十有五人。姬姓之國者四十人。皆舉親也。夫舉無他。唯善所在。親疏一也。詩曰。唯此文王。帝度其心。莫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類。克長克君。王此大國。克順克比。比于文王。其德靡悔。旣受帝祉。施于孫子。心能制義曰度。德正應和曰莫。照臨四方曰明。勤施無私曰類。教誨不倦曰長。賞慶刑威曰君。慈和徧服曰順。擇善而從之曰比。經緯天地曰文。九德不愆。作事無悔。故襲

天祿子孫賴之主之舉也。近文德矣。所及其遠哉。賈辛將適其縣。見於魏子。魏子曰。辛來昔。叔向適鄭。黷蔑惡。欲觀叔向。從使之收器者。而往立於堂下。一言而善。叔向將飲酒。聞之曰。必黷明也。下執其手以上曰。昔賈大夫惡娶妻而美。三年不言不笑。御以如臯。射雉獲之。其妻始笑而言。賈大夫曰。才之不可以已。我不能射。女遂不言不笑。夫今子少不颺。子若無言。吾幾失子矣。言之不可以已也。如是遂如故。知今女有力於王室。吾是以舉女。行乎。敬之哉。毋墮乃力。仲尼聞魏子之舉也。以爲義曰。近不失親。遠不失

舉。可謂義矣。又聞其命賈辛也。以爲忠。詩曰。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忠也。魏子之舉也。義其命也。忠其長有後於晉國乎。冬。梗陽人有獄。魏戊不能斷。以獄上。其大宗賂以女樂。魏子將受之。魏戊謂閭沒女寬曰。主以不賄聞於諸侯。若受梗陽人賄。莫甚焉。吾子必諫。皆許諾。退朝待於庭。饋入召之比。置三歎。旣食。使坐。魏子曰。吾聞諸伯叔。諺曰。唯食忘憂。吾子置食之間三歎。何也。同辭而對曰。或賜二小人酒。不夕食。饋之始至。恐其不足。是以歎。中置。自咎曰。豈將軍食之而有不足。是以再歎。及饋之畢。願以小人之腹爲

君子之心屬厥而已。獻子辭梗陽人。

祁氏。晉獻侯之後。羊舌氏。晉武公之後。皆公族也。叔向。祁奚。皆賢大夫。惜哉。流澤不永。旋就夷滅。傳曰。公族公室之枝葉也。國之將亡。枝葉先落。吾於祁羊舌氏而識晉祚之不長也。有以夫。

左傳事紀卷九終其命賈辛也。以獻忠諫曰。承言猶命也。

